

學林舊事

蔡美彪 著

中華書局

羣龍隱

敬請已故羣龍以上一列

楊明正等諸位諸位

地圖出版社新館之遷移

新館諸位印校館(上海重慶路)

館址之由我皮道主席一稿

是日各界諸君光臨(沈務洲)

敬啟

新館

学林旧事

蔡美彪 著

吴冠中

敬告各位已明尊名加上一句，原
稿明正印稿加印稿二份奉送。

地图出版社印刷部二份和
书，请您印校，（书要重印此）

此稿已由书局送审稿一份，且

吴冠中书

敬礼

中华书局

新稿十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林旧事 / 蔡美彪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4

ISBN 978 - 7 - 101 - 08336 - 1

I. 学… II. 蔡… III. 中国历史 —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7948 号

书 名 学林旧事

著 者 蔡美彪

责任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30 × 990 毫米 1/16

印张 16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336 - 1

定 价 29.00 元

前 言

这本小书汇集了我历年所写的一些纪念文字和评介文字，多是被动应邀而作，不是有计划地编写。约稿的年代不同，要求不同，文稿长短不齐，体例不一，交叉重复也在所不免。陈年旧事涵盖了我七十年来的经历与见闻，涉及二三十位学术界前辈和一些集体工作。关心学林旧事的朋友，余暇浏览，或许可资谈助。对我来说，并不是掌故汇编，而是学习历程的记录。杜甫诗云“转益多师是汝师”。活到老，学到老，生活就是学习。

蔡美彪 时年八十有三

2010年12月

目 录

卷一 缅怀故老

回眸南开 缅怀故老	2
追思王襄老师	6
郭沫若：学术文化伟人	11
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	
——范文澜与北大	13
范文澜治学录	26
重读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	41
陈寅恪对蒙古学的贡献及其治学方法	46
读陈垣编《道家金石略》书后	52
诲人不倦 助人为乐	
——题《吕叔湘全集》	62
缅怀向达先生	71
白老百周年	77
忆包培(N. Poppe)	
——《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后记	83

卷二 往事寻踪

王国维信札二通跋	90
范文澜在天津的革命活动与学术生涯	96
毛泽东《致范文澜》信读后	99
《范文澜全集》编余琐记	103
《中国通史简编》重版前言	106
中国史学会的建立	112
《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回顾	120

历史地理学的巨大成果

——《中国历史地图集》评介	128
二十四史校点缘起存件	139
一项众志成城的工程	
——记《中国历史大辞典》	146
关于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思考	
——在地方志指导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148
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近况与前景	153
八年来的蒙古史研究和蒙古史学会的工作	163
中国元史研究的历程	176
《历史研究》三十五周年致辞	185
近代史研究所五十年致辞	188

卷三 读书治史

回忆范老论学四则	192
学习范老,发扬近代史所的治学传统	204
实与冷	
——对范文澜治学精神的两点体会	208
学习黎澍治学的独创精神	213
周清澍《元蒙史札》序言	217
读《元史研究论稿》	220
《西夏史稿》读后	224
读书立志 攀登高峰	
——与青年朋友谈心	229
《中国通史》新版前记	233

附录 答记者问三篇

以史为鉴 温故知新	240
千秋青史情无限	247
四十三年磨一剑 书里书外见功夫	258

卷一

缅怀故老

回眸南开 缅怀故老

欣逢母校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不由得想起当年建校时的几位故老。

说起母校的创建，不能不首先想到严修（范孙）先生。天津书法家华世奎（璧臣）的长女是我的舅母，他的长媳是严范孙先生的长女，我也叫大舅母。范孙先生于 1929 年即已去世。我生也晚，未及亲承警歆，但自幼年即从长辈那里听到关于他的事迹，时萦景仰。关于范孙先生创建南开学校和对近代教育事业的贡献，为人所共见，不用我多说。我只想说一件事，即范孙先生晚年曾在天津创办崇化学会国学专科学校。此事曾有人认为是“倒退”。但现在看来，它对弘扬传统文化和推动天津的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学会聘请著名学者章钰（式之）主讲席。章式之先生曾受学于俞曲园，精于校勘目录之学，所著《通鉴正文校宋记》蜚誉海内。在他的主持下，崇化国专培养了一批研习传统文化的人才。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天津一些中学的优秀文史教师，不少人都是出自崇化国专。抗战前一度停办。式之先生也于 1937 年在北平病逝。1942 年，重建崇化学会国学讲习班夜校，在文庙明伦堂授课。招收的学员主要是文史教员和文史爱好者。我当时是十四岁的中学生，被破格准许入学听讲。教师有著名古文字学家、解放后任天津文史馆馆长的王襄（纶阁）先生，讲授《左传》。古文字学家俞祖鑫（品三）讲授《说文解字》，式之先生的弟子、现为天津中医学院医史名家的郭霭春先生讲授《资治通鉴》。这一段学习，对我影响很

大,为以后在南大历史系就读(1946—1949)打下了基础。崇化国专和南大历史系的学习,又决定了我毕生从事史学工作的人生道路。而这两校的创办人都是严范孙先生,回顾我一生的经历,不能不缅怀他兴学的德泽。

南开学校之得名,渊源于郑菊如先生的赞助。郑先生也是崇化国专的老师,讲授《孟子》。1906年,他把个人私有的地产,天津西南郊水闸空地十余亩捐赠给张伯苓校长建校。经张校长掉换成南开洼地,把原设于严家院内的中学堂迁建于此,定校名为“南开”。解放后,郑先生曾一度受聘于中央文史馆。1955年春,在天津寓所逝世。龚作家(望)先生曾自天津写信给我,说王纶阁先生为郑老作了墓志铭,要我在北京请一位书法家书丹。我没有能够完成这一任务。但郑老的音容笑貌,常存心中,时萦怀想。他当年讲《孟子》,逐字逐句讲解,深入阐发,十分认真。雪白的美髯,飘在胸前,令人肃然起敬。平时穿着蓝布长衫,黑色布鞋,用一块蓝布包书。每次从家里来讲课,都是步行往返。他自奉如此俭素,却曾把仅有的地产捐献给南开建校。虽然在当时众多的社会赞助中只是微末的贡献,但无私的助学精神和高尚的风格,是令人崇敬的。

南开大学建校时,修建图书馆,是卢木斋先生的捐献。木斋先生早年研究数学,卓有成就,曾任清直隶提学使。尔后经营企业,但仍以所得兴办学校,资助教育。在天津创办木斋学校,由小学发展到中学。南开中学建校时,曾予资助。创建大学时,他又捐献巨资,修建了木斋图书馆。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由于南大师生积极从事抗日救国运动,是一支很有影响的抗日宣传大军。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惜对南大校园狂轰滥炸,木斋图书馆被炸为平地。我当时住在天津旧城内,远远望见日军飞机在南大上空投掷炸弹,留下深刻的记忆。抗战期间,我就读于木斋中学。校长是木斋先生的女儿卢定生先生。木斋先生的两位公子开书和开侯是同学。1945年,我曾撰写《沔阳卢木斋先生九十寿序》,装裱成轴,为他祝寿。他当时住在北平西城旧刑部街寓所。1946年我曾

去他家中看望。当时他已卧床不起，由专人护理。1948年8月，在北平逝世。1949年，天津解放后，南大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首先想到重建木斋图书馆，曾组织一个小组筹议其事。教师代表是哲教系的美学专家王逊教授。我作为学生代表，参预末议。记得还曾讨论过构想的建馆蓝图。王逊先生随后调任清华，我毕业后去北大。后来得知，重建的木斋图书馆在旧址落成。现在改作办公楼，楼前勒石，铭记木斋图书馆兴建、被毁和重建的经过。这是对卢木斋先生捐资建馆的纪念，也是南大师生抗日爱国的光荣历史记录。

南开创建之功，当然应属张伯苓校长。他是清末民初的维新人物。虽然曾随严范孙先生到过许多国家考察教育，但他的教育思想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西学，也不是继承传统儒学，而是基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办学的实践，因而具有自己的特色。1946年至1949年我在校学习期间，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张校长多次讲演，都强调独立思考。他有一句名言：“人长了脑子，要是不用，就拿出来炒炒吃。”他这个风趣形象的比喻，在同学中广泛传播，用以互勉。古人有所谓“学而不思则罔”之说，张校长力倡学思结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对南大的教学，有很大的影响。另一件事是对体育的重视。张校长是中国现代体育事业的倡导者之一。南大自建校伊始，即十分重视体育，著有声誉。我在校期间，体育仍是必修课并有严格的考试制度。考试项目，如跳高、跳远、短跑等，都有规定的标准。不能达标者需再锻炼补考。达标后才算及格。从入学到毕业，每年都要考试，而且标准逐年提高。我在二年级时，考得76分，三年级时77分。最后一年，经过几次补考，还是不能达标。体育教师高抬贵手，给了我60分，才算勉强及格毕业。我的体育课实际上不及格，但三年来带有强制性的锻炼，却使我至今受益。以上两件事之外，张校长经常讲解“允公允能”的校训，对“公”“能”二字反复阐发，是尽人皆知的。允公允能、独立思考，加上体育锻炼，形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张

校长称之为“三育”，主张“三育并进而不偏废”，对现代中国的教育，有深远的影响。

原载《回眸南开》（《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丛书》），

1999年10月

追思王襄老师

作为王襄先生的学生，我首先感谢天津文史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天津市图书馆、历史博物馆、艺术馆为王老一百一十岁诞辰举办这次纪念活动，也感谢举办单位让我有机会来参加座谈。王老是最早收藏和研究殷墟甲骨的著名学者之一，对古文字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早年的名著《簠室殷契类纂》是最早的一部甲骨文字典。晚年出版的《古文流变臆说》公认为多有新创。在座的胡厚宣先生为刚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撰写了“王襄”专条，对他的学术成就做了概括的评价。到会的专家也还要发表高论。我只就我个人的经历，讲几点感受。

1942年，王老在天津学界同人自办的崇化学会国学专科讲习班夜校讲授《左传》。我那时是中学的学生，白天在校学习，晚间在讲习班听讲。王老年近古稀，每晚步行来讲课，逐字逐句讲解，不只讲历史，也还讲文字训诂之学，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我当时虽然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受到老师的引导，逐渐萌发了学习历史的兴趣。我后来走上历史学工作的道路，王老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之一。王老住在天津旧城东门里大刘家胡同祖居，和我家户部街只隔一条街。从那时以来的六七年间我经常到他家里请教。他总是非常高兴又非常耐心地给我讲解金石文字知识，还常把他收藏的各种文物拿给我看，一一指点。他经常教导我学习要刻苦、要广博，知识不能狭隘。题赠给我一个横幅，用大篆写“博学”二字以为勉励。王老还给我起过一个“字”（别名）英文。现在已没有用字作别名的习惯，我后

来用做写文章的笔名,以志对老师的感怀。王老也曾引导我学习过甲骨文。我现在仍然保存着当年学用甲骨文字摹写的一些资料,留作纪念。非常惭愧的是,我并没有能够继承王老的专学,以后从事的工作逐渐转入其他领域,辜负了老师的培养。我不是王老的好学生,王老却是我永远怀念和敬仰的老师。他的刻苦治学精神和为人处世的高风亮节也使我深受教育。

不了解王老的人,看到他的收藏,往往误以为他家资豪富,其实他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十分俭素。省吃俭用,收购甲骨文物,是他多年形成的癖好。抗日战争前,他任长芦盐务所文牍课员。天津沦陷,他随即辞职,闭门家居。八年抗战期间,他只是晚间去崇化学会讲课,每周一次。另在他住家附近的一所小学里服过务。主要靠出租几间祖房和卖字维持生活,很少与外界接触,但仍然笔耕不辍,完成了不少论述,藏于篋笥,并不发表。抗战胜利后,他还是闭门著书。我建议 he 可以把一些论文交给学术刊物发表。1947 年他把《古陶残器絮语》一文交给我,由我转寄给翁独健先生,在《燕京学报》发表。王老收到寄来的单行本,十分高兴。又把《滕县汉石画记》交我寄给《燕京学报》。那时,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文学院长冯文潜先生知道我是王老的学生,要我向王老疏通,打算聘请他出任南开大学教授。叫我转告王老,特聘他担任讲座,不受学校课程安排和时间限制。可以一周讲一次,也可以一月讲一次,内容由王老自定。王老年事已高,可由学校派汽车接送。我几次向王老转达,都被他婉言谢绝。后来我才明白,王老并不是对南开有意见,而是不满国民政府的腐败,愤世嫉俗,不愿出山。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那天夜里,解放军经过激烈巷战取得胜利。拂晓炮声停止,我就去王老家探望,担心他受到炮火的惊扰。记得在王老门前看到,刚刚结束战斗的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并不打扰民居,非常感动。王老早已起床,见我到来,很高兴。滔滔不绝地痛斥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官吏的贪污和种种黑暗现象,说国民党政府早就该灭亡。一直和我谈了两三个小时。王老平时待人温文尔雅,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这样激动,这样兴奋。像是多年郁积,一吐为快。这次畅谈,使我加深了对老师的理解。这大概也是王老新生活的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老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积极整理十几年来的著述,期望有所作为。这年夏季以后,我就去北京学习和工作,但仍和王老有书信往来。1953年,他写信告我,已受聘为天津文史研究馆馆长,希望我能对这一工作提意见。1956年我又听说他以八十一岁高龄入党传为佳话。1959年他受聘为郭沫若主持的《甲骨文合集》编委会委员,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受聘任,也是一次有特殊意义的不寻常的聘任。从事过甲骨文研究的人大概都知道王与郭之间的一段因缘。1925年,王老曾将他自藏甲骨七百余片,逐片考释,编为《簠室殷契征文》一书公诸于世。此书由天津博物院石印欠精。1930年郭沫若在他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直斥为“作伪的传播者”“此书片片可疑”。王老处之泰然,不予声辩,表现了学者的从容大度。三年后,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论文中主动为王老辩诬,直接说《征文》“不伪”。郭沫若也由此觉察到鉴别的失误。1933年在所著《卜辞通纂》中作了自我批评,公开认错。事隔二十多年之后,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邀约王老参预其事,自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和对王老的尊重,也是对当年失误的彻底否定。王老以学术为重,不计前嫌,欣然接受聘任,对《合集》工作热心支持。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合集》编成出版,就在1965年1月九十高龄时辞世。郭沫若为他题写墓碑“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同志之墓”,署“郭沫若题”。回顾这段往事,王老实心治学,人不知而不愠。郭老知错就改,不讳己过。两位前辈的学术风范,都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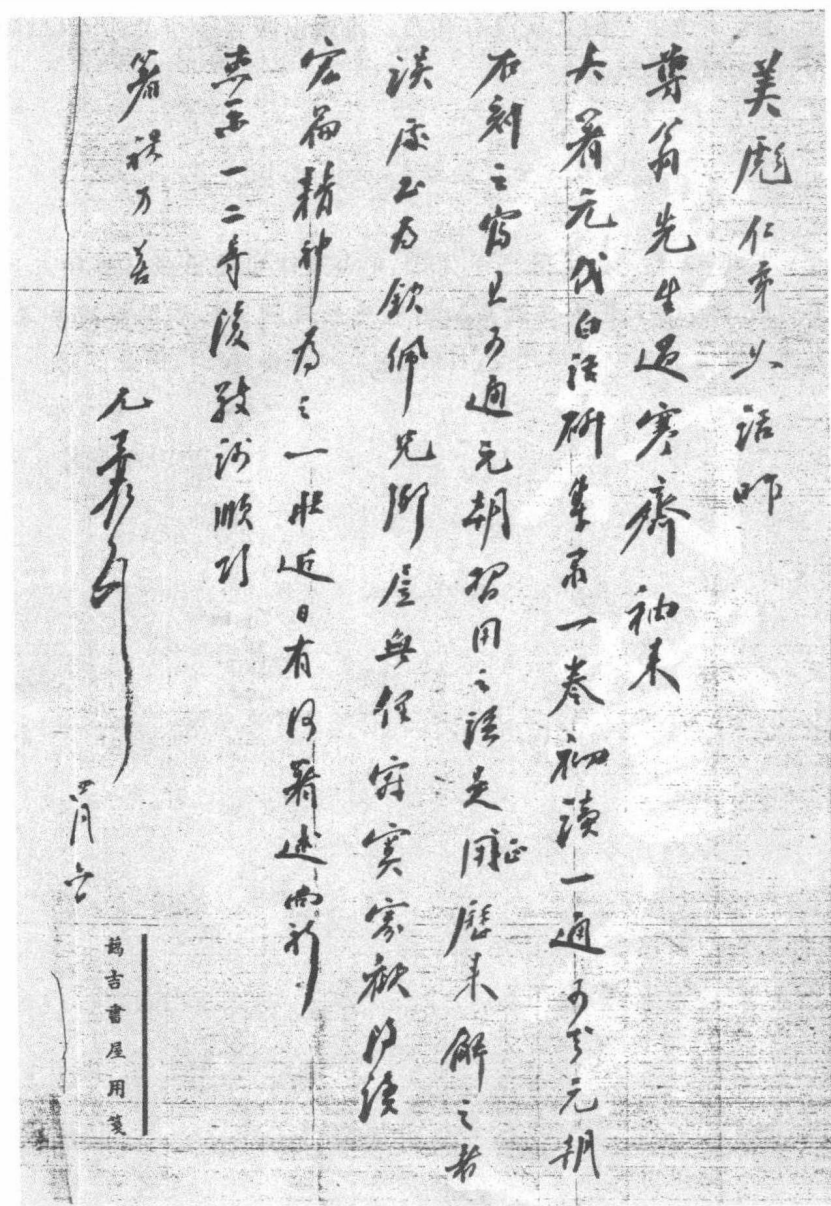
王襄老师自二十几岁收集研究殷墟甲骨,至九十岁辞世,献身古文字学近七十年。他毕生潜心著述,淡泊自甘,不求闻达。收藏也只是为了保存古物探索新知。多次有商人商购他的收藏,都被拒之门外。旅居美国的董作宾来信,为美国某大学高价收购他的甲骨,也被谢绝。遗嘱将毕生收藏的甲骨和金石文物全部捐献给政

府,不留给家人,真正做到了无私奉献。王老一生著述累累,据我所知,还有不少手写的文稿没有刊布。希望出版界给予关注,尽早问世,以实现他的夙愿。

在纪念会上的发言,1986年12月30日于天津

附记:王襄先生遗著已于2005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三巨册出版,题为《王襄著作选集》,附有先生哲嗣王巨儒编辑的年谱。我原来发言的不确不周之处,据《选集》和《年谱》增订,附此说明。

2010年3月



王襄手书(1955 年)

郭沫若：学术文化伟人

今天，我作为《中国通史》一书著者的代表，接受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颁奖，感到十分荣幸，对创设此奖的郭沫若同志的亲属和评议此奖的评议委员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伟人。他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学的研究，古籍的整理校释和戏剧、诗歌、书法的创作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划时代的建树。在不同时期里，不断地在各个领域开创新局面，登上新高峰。人们可以在某个领域取得与郭沫若相比美的成绩，却难以像郭老那样，在人文科学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具有很高的造诣，都取得光辉的成就。人们可以对郭老的某些具体的学术观点持有不同的见解，却不能否认郭老对当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实。在历史学领域，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郭老就率先倡导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开一代之学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创建中国史学会担任主席，创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院长兼任所长，为组织领导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培植奖掖后进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的设立，也正是郭老生前事业和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它必将在中国历史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使广大的史学工作者由此受到鼓舞和激励，从而推动我国的历史学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取得新的进展，达到新的水平。

已故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是郭沫若同志在历史学领域里的